

中國醫藥滙考

-50



蔡陆仙 编

中國醫藥匯海

二〇

北京市中国书店

一所能枚舉者也。惟氣味與藥性，則與治療處方，有極大之關係，而初步學習方劑者，實不可昧其義而不知其概略也。創其例者，首爲內經。後人乃祖述而發揮之，以盡其義例焉。內經之創其例者，則在至真大要論中，其對六氣之司天在泉及間氣勝復，以平治其太過不及，於是乃於藥之性味治療，有聯帶性之關係存在，因開後世方劑之無數法門，後人因更推闡窮變，而一一昭列，以垂爲治療學之金科玉律，而爲方劑學之規矩準繩，我人能不悉心探討，以作初步研究之階段乎？內經有言曰：「風淫於內，治以辛涼，佐以苦甘；熱淫於內，治以鹹寒，佐以苦甘；溼淫於內，治以苦熱，佐以酸淡；火淫於內，治以鹹冷，佐以甘辛；燥淫於內，治以苦溫，佐以甘辛；寒淫於內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苦辛；風淫所勝，平以苦熱，佐以酸辛；火淫所勝，平以酸冷，佐以苦甘；熱淫所勝，平以苦溫，佐以酸辛；寒淫所勝，平以辛熱，佐以甘苦；風司於地，清反勝之，治以酸溫，佐以苦甘；熱司於地，寒反勝之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苦辛；溼司於地，熱反勝之，治以甘冷，佐以鹹甘；火司於地，寒反勝之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苦辛；燥司於地，熱反勝之，治以寒冷，佐以甘辛；風化於天，清反勝之，治以酸溫，佐以甘苦；熱化於天，寒反勝之，治以甘溫，佐以苦酸辛；溼化於天，熱反勝之，治以苦寒，佐以苦酸；火化於天，寒反勝之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苦辛；燥化於天，熱反勝之，治以辛寒，佐以苦甘；寒化於天，熱反勝之，治以鹹冷，佐以苦辛；厥陰之勝，治以甘清，佐以苦

清；太陰之勝，治以鹹熱，佐以辛甘；少陽之勝，治以辛寒，佐以甘鹹；陽明之勝，治以酸溫，佐以辛甘；太陽之勝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辛鹹；厥陰之復，治以酸寒，佐以甘辛；少陰之復，治以鹹寒，佐以苦辛；太陰之復，治以苦熱，佐以酸辛；少陽之復，治以鹹冷，佐以苦辛；陽明之復，治以辛溫，佐以苦甘；太陽之復，治以鹹熱，佐以甘辛。」以上經言司天在泉，六氣勝復之理，極其微奧，我人遽論推研窮究之不易，即已能之，而此種學說，殊不合乎近代之學理。且司天在泉勝復之氣，亦不盡應，欲研究此等空泛渺茫學說，當係另一問題，而不在本書範圍之中，姑不具論。而所列之藥性氣味治法，亦苦難尋其端緒，而一一舉列標準範圍，我人雖欲研究，又將從何入手耶？大抵經旨所舉，不外述六氣之盛極則衰，過勝則化，而藥之性味，味隨性變，應用亦不窮焉。其間之配合，總以味之辛者，能散能升；味之苦者，能降能泄；味之鹹者，能潤下軟堅；味之淡者，能宣行滲利；味之酸者，能開能斂；味之甘者，能緩能守；辛合芳香則行氣舒達，苦合辛則通降，鹹合苦則潤滑，酸合甘則化液生津，甘合淡則補中或滲利，苦合甘則大生陰氣，辛甘則發散，酸苦則涌泄，此爲一定不易之法程。再參以性之溫涼寒熱，質之滑澀斂散，隨所病症，以定爲標準方劑，後人愈演愈多，更錯綜變化，成列極精細之法例，以爲後學導師，而方劑學例，乃於是大備，吾人雖不能一一求其成方治例，作按圖索驥之參考，然能舉一反三，以悟其治理，則應變無窮，臨症已有成竹在胸矣。茲爲述例如

下：

(一) 辛溫發散例

麻黃湯 (方見前「方劑記誦法」發表劑條下。)

本方所治，爲風寒襲表，一身惡寒或身熱，軀項痠痛，腰脊疼痛，無汗，脈浮緊等症。蓋以人身之太陽膀胱經，主一身之表，膀胱之水，得腎中陽氣蒸化，而化氣上騰，佈於一身之表，是名衛氣。衛氣者，爲保衛一身之外之熱氣，其氣行於軀殼之最外層，而又無處不到，故名太陽。太陽者，陽之最巨大者也。寒邪之中人，首犯皮毛，而傷太陽之衛氣，衛氣爲寒所束，不能行於外以衛皮毛，故身即惡寒，衛氣鬱於內而不能散泄，則又身熱。(按身熱即今人所謂體溫增高，蓋由人之陽氣本強旺，不畏外寒，而相爭欲外達也。身不熱但惡寒，則爲其人之衛氣弱，而不能與邪爭也。故今人稱體溫高者爲抵抗力強也。)太陽經行身之後，由經背而上頭頂，寒邪傷其經氣，故頭項痠痛，腰脊疼痛也。此乃指最劇烈之寒邪爲病，傷太陽經而言。若夫風寒之稍輕微者，則不傷太陽之經，而但襲於皮毛，皮毛屬肺所司，醫書稱肺主皮毛。夫皮毛既屬諸太陽經，何以又屬諸肺耶？蓋太陽之氣，所以上行者，隨其經上行以及於肺也。太陽之氣，不自佈散於皮毛，實由肺氣以佈達焉。肺主呼吸，上應鼻之竅道，而外應皮膚周身

之毛竅，肺氣一呼，則鼻竅閉而一身之毛竅悉閉，肺氣一吸，則鼻竅開而一身之毛竅悉開，故外感風寒則皮毛閉塞而無汗，皮毛閉塞，則肺氣即不能散佈，而鼻竅亦壅塞焉。此太陽與肺之所以同主一身之表也。大抵風寒外襲之邪，劇者其入皮膚稍深，則病及太陽，輕者但襲皮毛，則僅傷其肺之陽氣，故治法，傷寒則治太陽，傷風則治肺也。（今人所指爲風傷衛者，蓋即指此輕微之感冒而言，若劇烈之傷寒，則已深入，必兼及營，又何僅傷其衛耶？學者最宜辨之。）無論風寒之微劇，與夫傷肺及太陽，既爲寒邪閉其皮毛，則治法自宜用辛味以開泄，用溫性以驅寒，此至當不易之理也。麻黃湯之麻黃杏仁皆辛溫藥也，故能開散皮毛，而驅其在表之風寒。風寒壅阻於外，則內氣亦不能降利，則杏仁又微帶苦味以降利其氣，益以桂枝之辛溫，兼和其營，使內之抵禦力增加，而寒邪自易祛解；又佐以甘草以和其藥力焉。此方不但治寒傷太陽之傷寒，即風寒感冒之傷肺者，投之蓋亦無不可也。（按如傷風寒襲肺，用麻黃湯者必當減輕其製，且宜去桂焉。）惟近人對於肺之感冒風邪者，大率以紫蘇、生姜、蔥白、前胡、象貝、桔梗、杏仁等藥治之，多畏麻黃之峻烈而不敢輕易嘗試，豈不昧於肺與太陽同主皮毛之真理耶！

九味羌活湯（要案）

（力見前「方劑記誦法」發表劑條下。）

風寒若淫燥火，是名六淫之邪，皆從外感爲病，惟所犯之界限，在寒邪則有在肌在表之分，熱邪則有在氣在營之別，而用藥又有辛溫辛涼之不同，此固有一定之標準也。然亦有寒與熱相雜（外寒內熱如大青龍症是）風與寒相兼（如麻桂合湯是）熱與風互見（如銀翹散症是）是必變更其成法，而別創一標準範圍。寓分治法於合治法中，此尤顯而易見者也。若夫有三氣雜感之邪，四時不正之氣，驟入肌表，則措治較難，其安能謹守成方，而不兼籌並顧耶？夫風寒淫之氣，合致之邪，中人爲病，則麻黃桂枝成法，已非絲絲入扣，而況壅肌熱入營分，肌表兩實之症，既不可與大青龍相提並論，又非辛涼清解，可得施功，遍搜各家論列之方，則易老羌活湯實對症不二之治。何以言之？蓋寒風束閉肌表，非羌防之辛竄解表，不足爲功；沉寒附着之淫邪，非細辛芥芷，不足以搜提燥化，使之從汗宣解；而內壅阻之營分伏熱，尤非黃芩生地並進，無以解其勃鬱之蒸；如大青龍麻桂之合石膏，固同一義也。然營分雖壅熱，究風寒之邪阻爲多，與溫熱病之熱壅，本各異途，故清熱中必佐川芎以入血祛寒，姜葱以助其發散，此立方之大義也。或曰：風寒挾淫壅熱之說，於理固通，揆諸見症，焉有若是之叢雜哉？余曰：是又不然，觀夫赤眼病，初起有頭痛寒熱者，詎非風寒淫熱合壅之所致乎？用本方一服取效，此其明證也。又瘡瘍卑淫之地，有感受風寒，初起卽憎寒壯熱，口渴，苔黃白穢雜者，亦用此湯。

一服立奏膚功，此又其明證也。然則憎寒壯熱，頭項強痛，口渴無汗，諸症並具者，其殆用本方之標準，抑亦治雜感之所取法歟。

方中羌防、蒼朮、細辛、川芎、白芷、姜葱，性味皆辛溫，皆主走竅升散，或行於上，或行於下，或入氣分，或入血分，均能祛解風寒襲表之邪。雖難以生地、黃芩、甘寒苦寒，然皆佐藥，而治其兼症者也。故不能消混其辛溫正法焉。此方時醫亦喜用之。但辛而近於燥烈，凡風寒不兼多濕，及輕微之表症，亦不可盡其量劑，以免燥傷津液，是又不可不加注意者也。

葱豉湯（千金方）

葱白一握 豆豉半合

（今用葱白約九至十一莖，豉約三錢至五錢）

葱白之用有二：一爲通陽，在表則有葱豉湯症，在裏則有旋覆花湯症；一爲扶植衰陽，在傷寒與姜附同用，則有白通湯，及白通加尿豬胆湯症。其合豆豉用者，以豉能啓發水陰上行，本具宣達之功，得葱之宣通陽氣，則在上在表之邪，可以從汗疎泄，是知其解表實藉葱之力爲多，非豆豉單獨能解表也。觀乎葱豉湯、梔豉湯症，皆不以豉爲君，其義亦可深思矣。今人因見葱豉能發汗解表，遂引梔豉湯爲汗劑，此實大誤，殊不知梔豉湯之治汗吐下後，胸中窒，煩熱懊憹，竊蓋取梔子之苦寒泄熱下

行，使下交於水，豆豉之辟發水陰，使上濟其火，水火相交，兩不扞格，則煩鬱解而窒悶除。且梔子中空，得敗能宣洩，故服之間有吐沫，非梔子欲其涌吐，蓋水火交而氣機暢，壅於上者之火，於是乃得宣越舒暢之效。由是而觀之，豈非敗得梔則有宣通上下，縱以達之一貫之功能，得梔則有宣通內外，橫以發祛邪透熱之卓效哉。二方今醫多喜用，特不明其旨趣，故連類述之。

按葱豉湯中葱白性味辛溫，乃方中之主藥，益以豆豉之性升發，故功能發散在表之風寒，與麻黃湯有殊途同歸之妙。較麻黃湯之力輕微，無羌活湯之辛烈走竄，大抵寒邪輕者，襲於皮毛，症見寒熱頭疼鼻塞無汗，欲辛散手太陰肺經，而用辛溫輕劑以取汗者，此方宜之。故時方解表通用之劑，或加減其藥味，均不出原方之標準範圍也。若夫梔子豉湯，則既非辛溫，又非表劑，乃陽明經涌吐宣越之方，蓋陽明之表，則涌吐亦具有發散之義在也。今人每與葱豉湯作混一看，而認爲風溫外感，及厥冒風邪之主方，欲冀其發表取汗，豈不誤耶！附見於此，以正其謬誤焉。

參蘇飲（易簡方）

人參 蘇葉 乾葛 前胡 陳皮 枳殼 茯苓 半夏各八分 桔梗 木香 甘草各五分

大棗一枚

本方即二陳湯加行氣宣太陰之表劑也，亦即治感冒風寒，營氣兩弱，痰涎互結，表實無汗之通方也。夫桂枝湯治邪在肌肉之表虛症，而此方則治表實症，何以知此方亦主邪在肌肉因脈弱而知之也。脈弱者，營血虧也。肌肉屬營血界分，故知營血弱，即知其邪在肌肉也。在肌肉何以不用桂枝？曰：桂枝症爲肌實表虛，重在和營行滯，自能達邪，此方爲肌虛表實，重在發汗解表也。然雖不用行營血之桂芍，而欲助其解肌則一也。營虛不足，故雖不用桂枝白芍以行滯，而亦必藉姜棗以助其和營也。麻黃湯表劑也，並用桂枝者，以其肌實也，肌實必藉桂枝兼解其肌，本方亦表劑也，不用桂者，以其肌本鬆虛也，肌肉鬆虛，不必再用桂枝以行滯，但藉姜棗以和營也。肌實表虛者必用桂，用桂所用助血之溫運，肌肉虛鬆者，不但營虛，而內之氣亦餒，不能助其透衛出汗，故必用參，用參所以助氣之升達也。此殆同治肌表之邪，而有虛實之不同，同是扶正，而有補氣補血之微旨歟。

參蘇飲雖以人參蘇葉並列爲君藥，要之用參蓋爲虛人而設，實則紫蘇乃其主藥也。蘇葉辛溫，性能驅寒表散，凡風寒之襲肌表者，能使之從汗而解散也。再有半夏、陳皮之辛燥，以去內滯之溼痰，乾葛之解肌，木香之行氣，桔梗前胡之宣肺，茯苓之利水，俾痰水降利，而氣滯自行，辛溫之性，得遂其外達，則一鼓可作汗而解矣。此方之配製之所以得妙，殆爲近人所用爲解表中和平聖方歟。

敗毒散（活人書）

羌活 獨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枳殼 茯苓 桔梗各二兩 甘草五錢 共爲細末，煩熟口渴者加黃芩。

余按此爲三陽經受時行疫癘之邪，肌表實無汗之主方。方中羌活合芎，入太陽陽明肌表經絡，柴胡宣通腠理膜膈，冀上下表裏鬱結之邪，從太陽發汗而解，此立方之大意也。夫方名解毒，毒者云何？蓋謂天行時疫之病氣，有異乎尋常之感冒也，又卽傳染病也。凡表裏三焦上下瀰漫鬱閉之邪，統可以毒名之，惟邪毒之中人，又當有風寒火熱水濕之殊，治法遂亦大異途徑。夫醫書所載治毒之主方，如普濟消毒散之治風熱毒，黃連解毒合葱豉之治火毒，芫花湯之治胸中水毒，皆以毒名治者也。然則用本方之標準，非治風寒兼痰溼疫癘之毒而何？他若金匱之陰陽毒症治，亦皆以治毒名方，則係治特殊性之疊毒，是又不可相提並論矣。

本方爲治時行感冒性之風寒外襲，辛溫和平之方劑也。雖則肌表少陽並治，藥味和平，然有羌獨活之辛溫走竅，桔枳柴前之升降宣利肺氣，則辛溫解表驅邪之功力多矣。凡三陽經症狀並見，而欲其從內達外者，此方宜之。觀其所主之症，則知能散從表入經之邪，兼能治其蘊久之寒毒，則其幸

溫之功用，又豈僅解表而已哉。

(二)辛溫解肌例

桂枝湯

(方見前「方劑記誦法」發表劑條下)

此爲辛溫解肌之方劑也。凡風寒之能越過皮毛，而中入肌膚者，其皮毛衛氣之虛可知也。肌肉爲營血所司之界限，風寒越皮毛而入肌肉，則不只衛氣被傷，而營血實亦交傷矣。故傷寒論用此方爲治風邪直接內中肌肉之病症，名之曰中風，而不若傷寒之名之曰傷者，蓋以皮毛洞開，邪氣直中其所，如矢石之中，而有其目的也。又如盜賊之入人屋舍，傷寒則門戶堅閉，必破毀其大門而後入，故名曰傷。中風則猶之門戶洞開，故可邁步即升堂入室，故名曰中。中者，有其目的地，而後發矢石以直中之也。由此觀之，傷寒之邪厲，然所傷者皮毛，則其所入也淺，中風之邪輕，然其所中爲肌肉，則其所入也，更進一層矣。門戶緊閉，而能破毀而入者，非巨匪大盜不能也。門戶洞開，則邁步徑入其室者，不但巨匪大盜，即鼠竊狗偷之毛賊，亦可入內取其財寶貨物焉。是又焉得以中風之輕微，非若傷寒之劇重而忽視之耶？中風者，風中於肌肉也，其皮毛已虛，而衛氣已滯於肌肉，不能外衛於表矣。衛氣不衛於表，故症見汗出惡風，衛氣滯於肌肉，故壅而身熱，肌肉爲營血所司，邪能直中肌肉，必其營血先

衰弱而不足也。營血不足，故脈緩弱無力，病症雖爲風寒外襲而治宜辛溫，然病在肌而不在表，故不宜發表而宜解肌也。解肌必當和其營血，故桂枝湯中君以桂枝，辛溫和血以祛達風寒之邪，臣以芍藥，以行營血之滯，俾營血通行，衛氣自能外達，自能祛散風邪而固表以止其汗也。營血之化生，首在中焦脾胃，而脾胃又并主肌肉，故欲解肌和營，又當充養中焦脾胃，故佐炙甘草以溫脾，以充營血之源，則辛溫之藥力，自可由內充達於外，風寒之邪，一鼓而肌表兩解矣，此用辛溫解肌之真義也。

(三) 辛涼解表例

銀翹散（溫病條辨） 治溫病在表身熱口渴。

連翹一兩

銀花一兩

桔梗六錢

薄荷六錢

竹葉四錢

淡豆豉五錢

牛蒡子六錢

荆

芥四錢

甘草五錢

共杵爲散，每服六錢，鮮蘆根湯沖服。（按本方今多改作湯劑。）

此爲近代治溫病在表之主方。考本方藥味功能，銀花性微寒，散熱解毒，連翹治心經客熱，散血結，通小腸，利小便，薄荷發汗，清散風熱，荊芥祛風發汗，散血消瘀，牛蒡去皮膚風，消斑疹毒，豆豉治時行熱病，發汗，竹葉除煩止渴，發汗，桔梗清肺消風熱，清利頭目，綜計本方配合之妙義，只在涼血散風熱而已。傷寒論曰：「太陽病，發熱而渴，不惡寒者，爲溫病；若發汗已，身灼者爲風溫。」則知身熱不惡

寒有汗，爲麻杏石甘湯症；麴汗爲銀翹散症，卽曰銀翹散治溫病，麻杏石甘湯治風溫，亦無不可，觀此可知本方之標準矣。夫太陽之表症，有在肌在膚之別，而風邪有寒熱之殊，表在太陽膚表，表實麴汗者，爲麻黃症；在太陽之肌肉，表虛有汗者，爲桂枝症；表裏兩實者，爲麻桂合湯症；肌肉屬陽明界分，邪在肌而病及經脈，則葛根湯症；外寒閉熱，則大青龍症；內阻水氣，則小青龍症；此皆偏重乎寒邪也。熱壅於肌，有汗而喘者，爲麻杏石甘症；化燥灼津者，爲白虎湯症。然皆表虛肌實之熱邪，若夫肌表兼實，含銀翹又安從覓對症之方治耶？其視麻杏石甘及白虎湯固不僅有輕重之差分也。且肌肉爲營血所司，溫熱在此界分，最易傳營而爲鼻衄、癰疹等症，欲從清營以透泄，含銀翹之功，又誰與歸？惟寒邪之在肌表，無論有汗無汗，則此方又在所必禁，學者最宜分別治之。吳鞠通謂本方皆入手太陰藥，妙在清肅上焦，不犯中下，無開門揖盜之弊，有輕以去實之能。此葉氏立法，所以迥出諸家，是猶未暗傷寒溫病一貫之旨耳。

凡風中兼寒邪，襲人皮毛之表者，主治宜以辛溫解表；風中兼熱邪，襲人之表者，主治宜以辛涼清宣肺氣之劑，外散於皮毛，故亦曰辛涼解表法。銀翹散之治，治風溫之邪，首由皮毛而犯肺經，肺主皮毛，肺氣壅熱而不宣，則皮毛亦壅閉而不通矣。若用辛溫解表，雖辛亦主散，然溫則阻其壅熱，則

熱愈亢，勢必灼津傷液，先潤汗源，皮毛將何以開解，而使其壅阻之風熱以外達耶？故宜用辛味涼性之劑，既能宣其壅而又能清解其熱。譬如暑月室中壅熱者，既須洞開其窗戶，然宜送以涼風，而不當放進強烈之日光。如金風起而時雨又降，則一室生涼爽矣。此辛涼與辛溫解表之所以異也。銀翹散爲近世治溫熱病，辛涼解表之通方。方中有薄荷、牛蒡、竹葉、豆豉之辛涼宣散，又君以銀花、連翹之清解心熱，俾心熱清，則肺得清肅，而又金風送爽，蠅蠅生涼，肺氣宜散，皮毛之壅熱自開矣。況有桔梗、蘆根，以直接宣清肺熱，更何患口渴之不清，身熱之不解耶？

桑菊飲（溫病條辨）

治太陰風溫，但咳身不甚熱，微渴等症。

桑葉 菊花 杏仁 連翹 薄荷 桔梗 甘草 蘆莖

桑菊飲治風溫但渴，身不甚熱，微渴，則又視銀翹散爲更輕，用以宣肺透熱，亦甚合宜，雖不可視爲套方而屏棄之。但表實者，恐亦無甚大效也。

桑菊飲亦辛涼解表之通用方也。雖較銀翹散之力輕微，然有桑葉菊花之微辛輕散，又益以薄荷之辛以透上解表，涼以寬暢胸膈，得連翹以清心，桔杏以宣肺，蘆莖、甘草並成其清熱宣透，暢行肺氣之功能，則凡病之屬於風溫風熱，症之見有身微熱咳嗽，汗不暢，口微渴者，投之亦有宣肺清熱，涼

膈透表之功。不過不能冀其如時雨之降，得大汗而解也。此可與銀翹散斟酌用之。

普濟消毒飲（東垣） 治大頭天行（即流行性之謂）初覺憎寒體重，次傳頭面腫甚，目不能開，上唇

咽喉不利，口渴舌燥。

黃芩 酒炒 五分

黃連 酒炒 五分

橘紅 五分

生草 八分

玄參 四錢

連翹 三錢

板藍根 三錢

馬勃 八分

鼠粘子 三錢

薄荷 八分

殭蠶 三錢

升麻 八分

柴胡 一錢

桔梗 五分

爲末，湯調時時服之，或蜜拌爲丸嚥化，一方無薄荷有人參三錢，亦有加大黃，治便閉者，或酒浸或煨用。

附方（一）散瘟湯用荊芥、石羔、玄參、花粉、生草、黃芩、陳皮、麥芽、神曲、茯苓，亦治傳染之瘟疫。其症頭痛目暈，胸膈膨脹，口吐黃痰，鼻流濁水，或身發紅斑，或髮如焦黑，或嘔涎如紅血，或腹大如圓箕，舌爛頭大，或脇痛心疼等，種種不一。（二）七星湯用玄參、麥冬、花粉、甘草、荊芥、神曲、桔梗，若鼻紅加犀角，或用黃芩，亦治傳染溫疫，眼角忽然大腫，身驟發寒熱，喉嚨大腫作痛，罵詈發渴等症。（以上二方均見於辨症錄。）

是方也，東垣製於金泰和間，當時斯症，流行頗廣，傳染每多不救，親戚不相訪問，醫者率以承氣

加監根下之病雖稍緩，翌日如故，下之又緩，漸至危篤，終莫能愈。東垣視之曰：「夫身半以上天之氣也，身半以下地之氣也。」此邪熱客於心肺之間，上攻頭面，甚而爲腫，以承氣湯瀉胃中之實熱，是爲誅伐無過，遂處此方，一以輕揚散邪爲法。夫所謂天之氣者，即天空中流行之毒，毒者疫癘之氣，亦即西醫細菌之謂，毒癘之氣流行於空氣之中，無非從口鼻而傳染，醱於心肺之間，故攻腫於頭面之上，是其爲患之病灶，無非在身半以上，內經於少陰與少陽之司天，則曰熱氣下臨，與火氣下臨，肺氣上從於厥陰司天，則曰風病行於上，所謂司天者，亦即空氣中流行之病氣也。於病機則曰熱勝則腫，因於氣爲腫，傷於風者，上先受之，是則皆由於風熱之中，因毒氣而爲病，當以消毒爲第一義矣。芩連之苦寒，所以消消熱毒，猶督戰之主帥，牛蒡之辛涼，所以消散風毒，猶衝殺之士兵，火位之主，其瀉以甘，用甘草瀉其毒而消之，熱淫所勝，平以鹹寒，用玄參平其毒而消之，則左右之兩翼也。馬勃板藍，解毒以消腫，升麻柴胡，升散以達邪，則用以前後合圍包抄者也。連翹佐芩連以泄熱，姜蘆佐牛蒡以煖風，則埋伏於小路之奇兵也。橘紅用以流通壅塞，調暢氣分，猶輸運之工兵也。桔梗用以載藥上浮，不令下行，猶掩護之飛機也。敵雖頑抗，經此有訓練有紀律之師，迎頭痛擊，焉有不潰散而披靡者乎？賽輕揚散邪之續，有消毒全活之功，謂之普濟，誰曰不宜。人參者，大量之給養費，而士兵抗毒之氣更壯。